

沙博理:在中国“旅行”一生(2)

◆ 周翔

寻找中国:上海与北京

沙博理对中国的兴趣,要追溯到遥远的青年时代。1947年,美国犹太青年 Sidney Shapiro 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时,已经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沙博理”,取的是“博学明理”之意。

毕业于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系的沙博理,曾经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然而他却对律师职业生涯毫无兴趣和激情。“二战”期间,沙博理成为一名高射炮士兵,由于时局的需要,当局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外语,本来报名学法语的沙博理,因为学法语的人过多而被分派到康奈尔大学学中文。退伍后,沙博理又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直到在朋友鼓动下,带着200美元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这个看上去充满偶然的选择,又似乎有着某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诱惑。沙博理后来在自传里回忆自己少年时就有对未知的渴望: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他曾和同伴一起免费搭乘便车和扒乘货运火车横穿了美国。而这次横越太平洋来到“富于魅力的东方”的旅行,无疑是一种诱惑——“我仍然渴望冒险。”

沙博理刚到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在码头上穿着黑色长袍的男人,在后来的回忆里,这成为一个颇有隐喻的意象:“1947年4月的中国,是有点出自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意味。”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在海关处用美元兑换中国货币,沙博理发现自己被“狠狠地欺骗了”;走在上海的街头,衣衫褴褛的工人、随处可见的乞丐和耀武扬威开着汽车横行的人形成鲜明对比;到处嘈杂、喧闹,还有难闻的气味。

幸运的是,沙博理很快在乱世的

中国找到了让他欣赏、认同的群体,这人口正是来自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凤子。经在美国时的中国朋友杨约慧介绍,沙博理找到凤子,一开始两人约好互相教语言。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凤子是最早一批出演《雷雨》、《日出》等话剧的演员,在进步革命思潮影响下,当时在上海秘密协助地下党工作。通过凤子,沙博理得以接触到左翼进步人士。“经过她,我也认识了十几位搞地下工作的人,也听他们给我们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政治情况。我就开始明白了,当然水平还是很低。我至少能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948年5月,在冯亦代等文艺界好友见证下,沙博理和凤子结婚。同时,他利用律师身份做掩护,和凤子一起做了一系列地下工作:编辑主张土地改革的英文杂志,把解放区来的密使带进美国人办公的商务楼密谈,设法冲破国民党封锁将药品运送到解放区等。

因为局势紧张,1948年末沙博理和凤子离开了上海,原定前往解放区的计划没有成功,最后在地下党安排下来到北平。与时髦的“东方巴黎”上海相比,古老的北平更符合沙博理对中国的期待和想象。“北平很清静,没有那么乱,有各式各样的小胡同,还有故宫,很美。”1949年北平解放后,冯亦代来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在《我不能忘记的人》一文中,回忆了与沙博理夫妇的见面:“我们相见时,十分欢喜,一则是久别重逢,二则是明朗的北方天空,周围的一切欣欣向荣的气氛,置身其中,似乎每天都在过节日似的……沙博理总乐呵呵地迎接这批旧友新知,眉宇间显得对于新生的中国,怀着一种无比的欢欣。他有时还哼着当时流行的陕北秧歌调。”

在那个时刻发现新的中国,在李霞看来,

对于沙博理这样的外国人是一个“特别可贵的时机”:“当时的新中国像一个试验田,一种新的试验,这样的试验特别吸引西方的年轻人。当时中国共产党推崇的那种民主、自由、平等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沙博理后来多次提起他和凤子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场几十万人有几秒钟竟鸦雀无声,可能是太激动了。”身边的凤子激动得大哭,而他也同样激动,觉得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时刻”。

周明伟觉得那是对沙博理影响异常深远的时刻:“毛泽东在城楼上宣布共和国成立的瞬间,是他记忆中永恒的东西。那一刻毛泽东的形象就是在他心中的地位。他由衷地认同新中国,要一个西方生活背景的人来认定这样一件事情是多么不容易,这也是他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当时的沙博理当然不会想到,此后在中国的几十年,他还会经历“文革”的动荡。但是即便那样,周明伟和李霞也很少听到他对那段历史的抱怨。“他在书里说,一般出错一年可以解决了,没想到一错就错十年,这是我听过他最大的牢骚话。”

认识沙博理的人都会提到他崇尚自由、平等、正义。而在沙博理心中,那个他发现的新中国代表了这样一种理想和追求,对此他并不怀疑。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沙博理对种种社会问题不乏批评,李霞就听到过不少,但她能从沙博理的言谈中感觉到,这不是怀疑:“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推崇的东西是坚定信仰的,所以无法接受那些现象的存在。他不是对此失望,他只是觉得他心目中的中国不应该是这样。”

中国古老的文化也对沙博理形成吸引。如果说在新旧中国之交来到这里对他是一个可贵际遇,那么和凤子的结合则是另外一个。

“他这么爱中国绝对是因为凤子。”舒乙特别笃定地说。沙博理曾对舒乙说:“是凤子的手拉着我的手,像登长城那样,来到中国人民中间,找到了一个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对他而言,凤子不仅是妻子,还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在凤子的影响下,沙博理阅读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品,后来一一将它们翻译成英文,从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到许地山、王统照、张天翼、柔石、端木蕻良等,范围甚广。也是经由凤子,沙博理打开了与老舍、黄苗子、司徒慧敏等一批中国文化人交往的大门。

“老一代的文人自身带有的传统文化的东西,对外国人有无限的吸引力。当时那一拨中国文化人身上有很深的传统文化烙印,同时又接受新社会的洗礼,对沙博理有很大影响。他们推崇待人温柔敦厚,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些后来都能从他身上看出来。”李霞说,“我觉得整个人类文化交往中,不同文化中也一定是有同质的东西,通常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东西,互相加持,在这个过程中日趋完善,日趋让两种文化都能接受。老舍、杨宪益等都是学贯中西的,沙博理周围是一些这样的人,所以他爱上中国一点都不奇怪。”

在由“北平”更名后的北京,沙博理开始了他新的“职业生涯”。他先是成为对外文化联络局的一名英文翻译,1951年又进入英文版《中国文学》,与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等共同工作。他的翻译是从一部反映“红色中国”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起步的。沙博理非常喜欢这一类小说,把它看成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武侠精神的代表。此后他翻译了一系列这种类型的书籍,直到上世纪70年代翻译《水浒传》,迎来了自己翻译生涯中的巅峰。

角落里的向日葵

甜莲子



9.这一刻太美好了

薇薇满口答应。虽然薇薇正是长身体的年龄,怎么睡也睡不够,可是只要不去全托,只要每天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薇薇做什么都愿意。

无论刮风下雨,再冷的寒冬,只要沈少一叫“薇薇,起床了”,薇薇就不声不响地起来了,自己穿好衣服,几分钟内把小九妹热好的一碗泡饭灌下肚。沈少把薇薇放在自行车上一路骑到幼儿园,然后卸货似的把薇薇放在幼儿园背面厨房的后门。沈少和厨房间的阿姨打过招呼,阿姨清晨买了菜来幼儿园上班时会开厨房后门让薇薇进去。

薇薇耐心地等厨房阿姨来开门。小小的身影在后门口似乎随时会被夜的巨兽和无尽的黑暗吞噬。等啊等,天蒙蒙亮的时候,厨房阿姨就来了。薇薇静静地坐在厨房里看阿姨洗菜切菜。等呀等,天亮了,小朋友们和老师陆续都回来了。

有一年冬天,下了鹅毛大雪,满世界的耀眼雪白,每一样东西上都挂满了雪,屋檐下垂下的冰凌一节节好似夏天吃的冰棍。薇薇一路看得新奇。沈少把薇薇放下自行车,薇薇马上自动站到厨房后门边的老位置。往常沈少一跨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就走,可今天雪下得太大了,冷得呵气成霜,沈少不放心,扭头看了薇薇一眼。薇薇穿着臃肿的棉衣棉裤在雪中好似个雪娃娃,小脸冻得通红,轻轻踩着冻僵的脚,又一阵雪花落下,薇薇的棉衣润湿了。沈少心疼了,他下了车跑到薇薇面前,将薇薇的帽子巾包裹紧,把薇薇挪到另外一个风小一点的角落避风雪。薇薇,你站这儿不要动啊,厨房阿姨一会儿就会来的。薇薇重重地点点头。沈少看时间不早了,上了车一步一回地走了,留给薇薇一个风雪中的背影。

一般下午三点,小朋友们陆陆续续有人接回家。薇薇早就习惯自己是幼儿园最后一个回家的小孩。薇薇会一个人解闷打发。她数数,从一数到一千再倒数回来。薇薇唱小九妹

教她的英语童谣。数着数,唱着歌,天就黑了,沈少就来接薇薇了。

有几次薇薇一直等到幼儿园关门,天完全黑了,爸爸还没有来接她。传达室的爷爷也走了,把传达室一锁,薇薇只好坐到幼儿园大门前的台阶上等。偶尔有好心的老师临走前递给她一块饼干充饥。薇薇咀嚼着,在漆黑的夜里等爸爸。

薇薇还小,她不懂得什么是伤心,她只觉得害怕。

沈少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一出现,薇薇就兴奋地迎上去。原来爸爸在厂里评上了优秀工作者的称号,还得了个搪瓷杯子,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奖”字。沈少驮着薇薇蹬着自行车回家,一路上开心地告诉薇薇今天爸爸在颁奖典礼上多么神气。薇薇觉得这一刻太幸福美好了,原来今天自己等得这么值得。

薇薇五岁那年,小九妹生了弟弟南南。

小九妹一发现自己怀孕了就打算去把孩子打掉。生产,坐月子,带小孩的痛苦和麻烦一幕幕历历在目,小九妹实在不想再受这份罪了!每天奔走于家和单位之间,工作,家务,孩子,管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无休无止,看不到出头的日子。小九妹精疲力竭,力不从心,一天下来往累得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吃完晚饭倒头就睡,也懒得搭理从幼儿园回来的薇薇,难怪女儿只和沈少亲。

唉,可是累成这样还是什么都做不好!薇薇一看就是营养不良,脸色惨白,下巴尖尖。沈少听说途地说买了“稚儿灵”每天一勺一勺喂她也无济于事。薇薇肠胃不好,胃疼起来直不起腰,冒一身的冷汗,还送了一次急诊,在医院吊了一夜的盐水。她禁不得一丁点的凉,吃进一口冷水,过道里吹着风,马上就肚子痛拉稀。还有小孩子家常便饭的感冒发烧耳朵发炎牙疼……小九妹想起一趟趟半夜三更抱着薇薇上儿童医院看病排队的情景,还有那个只会配四环素落得薇薇一口黄牙的庸医,小九妹不寒而栗。肚子里的孩子绝对不能要!小九妹向沈少表态。

沈少却说再苦再累也愿意,他要定了这个孩子。世上的男人啊,谁不喜欢自己的女人为他开枝散叶,谁不希望子孙满堂家族绵延!沈少跑到丈母娘那儿搬救兵,求她开导小九妹。

3.拘捕行动开始

博克瑟鲍姆说:“我现在可以申请以绑架罪拘捕他,因为这是他在校园内犯下的唯一罪行——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但强奸地点并不在校园内。”他查看了刑事鉴定组提供的信息:威廉·米利根,22岁,6个月前从俄亥俄州立利巴农管教所假释,最后的住址是俄亥俄州兰开斯特市春日街933号。

米勒请求特警队增援。不久,特警队队员便在性暴力犯罪特勤小组的办公室门前集合,并拟定了行动计划。他们需要知道,有多少人比利利住在同一栋公寓里,因为两位受害者均指称他是个恐怖分子,而且还曾当着波莉的面开枪射击,所以嫌疑犯可能持有武器,行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特警队的克罗格警官建议先派人拿着必胜客披萨外卖,假装该地址有人订了披萨,威廉·米利根开门时,可以趁机观察室内的情况。克罗格警官的计划被采纳了。但是,嫌疑犯的地址令博克瑟鲍姆颇感困惑,一个假释犯为什么会从遥远的兰开斯特市跑到45公里外的哥伦布市作案,而且在两个星期内犯下3起强奸案?他感到有些不对劲,所以在出发前拨打了411,查询比利的新地址。电话接通了,他听了一会儿,记下了新的地址。

“他搬家了,地址是雷诺兹堡老利文斯通大街5673号,”博克瑟鲍姆宣布道,“开车大约10分钟就能到达,在城东,这样就比较合乎逻辑了。”每个人都松了口气。

9点整,博克瑟鲍姆、克莱伯格警长、米勒、贝塞尔以及来自哥伦布市的四名特警队员分乘3辆汽车出发了。由于雾浓,能见度极差,他们只能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前行。特警队队员最先到达目的地,平常只需开15分钟的路程,却让他们花费了1个小时的时间。到达公寓附近,他们又不得不在复杂的街道中绕来绕去,用了15分钟才找到正确的地点。特警队员在等候其他人时,先询问了一些邻居。比利的房间里有灯光。

其他警察和交警赶到后,大家便各就各位:米勒藏在公寓右侧,贝塞尔在公寓四周巡视,另外3名特警队员则站在公寓的另一侧,博克瑟鲍姆和克莱伯格警长跑到大楼后

方,爬上双层推拉玻璃门。

克罗格警官从汽车后备箱里取出必胜客披萨外卖盒,盒子上用黑笔潦草地写着:“威廉·米利根——老利文斯通大街5673号。”他将上衣从牛仔裤里拉出来,遮住腰间的左轮手枪,向公寓四扇门中的一扇走去。他按下门铃,没有回音,又按了一下才听到房里发出了声响。他摆出不耐烦的姿势,一只手捧着披萨,另一只手放在屁股靠近枪的位置。

躲在屋后的博克瑟鲍姆,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大彩色电视机前,大门左边摆着一张红色的椅子,起居室和餐厅呈L形,屋里没有其他人。看电视的年轻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去开门。

当克罗格再次敲门铃时,发现有人正从门帘的玻璃窗望着他。门开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正盯着他。“这是您要的披萨。”“我没订披萨呀!”

克罗格想看清屋内的情况,然而只从敞开的玻璃窗中看到了博克瑟鲍姆。

“就是您的地址,您不是米利根先生吗?”“不是。”“一定是这儿的人打电话订的,”克罗格问道,“那么……您是谁?”“这是我朋友的公寓。”“您的朋友在哪里?”“他现在不在。”他结结巴巴地答道。“一定是有人向本店订了披萨,是威廉·米利根先生,地址也没错。”“我不知道,邻居应该认识这个人,或许他们能告诉你,或许披萨是他们订的。”“您能带我去吗?”年轻人点点头,走到隔壁敲敲门,等了一会儿又敲了一下,但没有人开门。

突然间,克罗格把披萨盒扔到一边,迅速地拔出手枪顶住年轻人的头。“不许动!我知道你就是威廉·米利根!”他用手铐铐住了米利根。这个年轻人一脸茫然:“怎么回事?我又没做错什么!”克罗格用枪顶住他的背,另一只手紧抓着他的长发。“进屋去!”克罗格把他推进屋里,其他特警队员一拥而入,将他团团围住。博克瑟鲍姆和克莱伯格警长也走进屋里。米勒警官拿出照片,发现照片中的比利脖子上有一颗痣。“他脖子上也有一颗痣,同样的面孔,就是他没错。”

二十四比利



【美】丹尼尔·凯斯